資治通鑑/卷0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六十 漢紀五十二

► 卷六十一

起重光協洽，盡昭陽作噩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60卷

【漢紀五十二】 起重光協洽，盡昭陽作噩，凡三年。

孝獻皇帝乙初平二年（辛未，公元一九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丑，赦天下。

關東諸將議：以朝廷幼沖，逼於董卓，遠隔關塞，不知存否，幽州牧劉虞，宗室賢俊，欲共立為主。曹操曰：「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，以義故也。今幼主微弱，制於奸臣，非有昌邑亡國之釁，而一旦改易，天下其孰安之！諸君北面，我自西向。」韓馥、袁紹以書與袁術曰：「帝非孝靈子，欲依絳、灌誅廢少主、迎立代王故事，奉大司馬虞為帝。」術陰有不臣之心，不利國家有長君，乃外托公義以拒之。紹復與術書曰：「今西名有幼君，無血脈之屬，公卿以下皆媚事卓，安可覆信！但當使兵往屯關要，皆自蹙死。東立聖君，太平可冀，如何有疑？又室家見戮，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？」術答曰：「聖主聰睿，有周成之質。賊卓因危亂之際，威服百寮，此乃漢家小厄之會，乃雲今上『無血脈之屬』，豈不誣乎！又曰『室家見戮，可復北面』，此卓所為，豈國家哉！慺慺赤心，志在滅卓，不識其他！」馥、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繼議上虞尊號。虞見

岐等，厲色叱之曰：「今天下崩亂，主上蒙塵，吾被重恩，未能清雪國恥。諸君各據州郡，宜共戮力盡心王室，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污邪！」固拒之。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，承製封拜，復不聽，欲奔匈奴以自絕，紹等乃止。

二月，丁丑，以董卓為太師，位在諸侯王上。

孫堅移屯梁東，為卓將徐榮所敗，復收散卒進屯陽人。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，以呂布為騎督。軫與布不相得，堅出擊，大破之，梟其都督華雄。或謂袁術曰：「堅若得雒，不可複製，此為除狼而得虎也。」術疑之，不運軍糧。堅夜馳見術，畫地計校曰：「所以出身不顧者，上為國家討賊，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。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，而將軍受浸潤之言，還相嫌疑，何也？」術踧踖，即調發軍糧。

堅還屯，卓遣將軍李傕說堅，欲與和親，令堅疏子弟任刺史、郡守者，許表用之。堅曰：「卓逆天無道，今不夷汝三族，縣示四海，則吾死不瞑目，豈將與乃和親邪！」復進軍大谷，距雒九十里。卓自出，與堅戰於諸陵間。卓敗走，卻屯澠池，聚兵於陝。堅進至雒陽，擊呂布，復破走。堅乃掃除宗廟，祠以太牢，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宮井中；分兵出新安、澠池間以邀卓。

卓謂長史劉艾曰：「關東軍敗數矣，皆畏孤，無能為也。惟孫堅小戇，頗能用人，當語諸將，使知忌之。孤昔與周慎西征邊、韓於金城，孤語張溫，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，溫不聽。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，遂行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。叛羌欲截歸道，孤小擊輒開，畏安定有兵故也。虜謂安定當數萬人，不知但靖也。而孫堅隨周慎行，謂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，使慎以二萬作後駐。邊、韓畏慎大兵，不敢輕與堅戰，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。兒曹用其言，涼州或能定也。溫既不能用孤，慎又不能用堅，卒用敗走。堅以佐軍司馬，所見略與人同，固自為可；但無故從諸袁兒，終亦死耳！」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，中郎將段煨屯華陰，中郎將牛輔屯安邑，其餘諸將布在諸縣，以御山東。輔，卓之婿也。卓引還長安。孫堅修塞諸陵，引軍還魯陽。

夏，四月，董卓至長安，公卿皆迎拜車下。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：「義真，怖未乎？」嵩曰：「明公以德輔朝廷，大慶方至，何怖之有！若淫刑以逞，將天下皆懼，豈獨嵩乎！」卓黨欲尊卓比太公，稱尚父。卓以問蔡邕，邕曰：「明公威德，誠為巍巍，然比之太公，愚意以為未可。宜須關東平定，車駕還反舊京，然後議之。」卓乃止。卓

使司隸校尉劉器籍吏民有為子不孝、為臣不忠、為吏不清、為弟不順者，皆身誅，財物沒官。於是更相誣引，冤死者以千數。百姓囂囂，道路以目。

六月，丙戌，地震。

秋，七月，司空種拂免；以光祿大夫濟南淳於嘉為司空，太尉趙謙罷；以太常馬日磾為太尉。

初，何進遣雲中張楊還并州募兵，會進敗，楊留上黨，有眾數千人。袁紹在河內，楊往歸之，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。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，忌之；陰貶節其軍糧，欲使其眾離散。會馥將麴義叛，馥與戰而敗，紹因與義相結。紹客逢紀謂紹曰：「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結，不據一州，無以自全。」紹曰：「冀州兵強，吾士饑乏，設不能辦，無所容立。」紀曰：「韓馥庸才，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，馥必駭懼，因遣辯士為陳禍福，馥迫於倉卒，必肯遜讓。」紹然之，即以書與瓚。瓚遂引兵而至，外托討董卓而陰謀襲馥，馥與戰不利。會董卓入關，紹還軍延津，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、荀諶、郭圖等說馥曰：「公孫瓚將燕、代之卒乘勝來南，而諸郡應之，其鋒不可當。袁車騎引軍東向，其意未可量也。竊為將軍危之！」馥懼，曰：「然則為之奈何？」諶曰：「君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，孰與袁氏？」馥曰：「不如也。」「監危吐決，智勇過人，又孰與袁氏？」馥曰：「不如也。」諶曰：「袁氏一時之傑，將軍資三不如之勢，久處其上，彼必不為將軍下也。夫冀州，天下之重資也，彼若與公孫瓚並力取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夫袁氏，將軍之舊，且為同盟，當今之計，若舉冀州以讓袁氏，彼必厚德將軍，瓚亦不能與之爭矣。是將軍有讓賢之名，而身安於泰山也。」馥性恇怯，因然其計。馥長史耿武、別駕閔純、治中李歷聞而諫曰：「冀州帶甲百萬，谷支十年。袁紹孤客窮軍，仰我鼻息，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，絕其哺乳，立可餓殺，奈何欲以州與之！」馥曰：「吾袁氏故吏，且才不如本初，度德而讓，古人所貴，諸君獨何病焉！」先是，馥從事趙浮、程渙將強弩萬張屯孟津，聞之，率兵馳還。時紹在朝歌清水，浮等從後來，船數百艘，眾萬餘人，整兵鼓，夜過紹營，紹甚惡之。浮等到，謂馥曰：「袁本初軍無頭糧，各已離散，雖有張楊、於扶羅新附，未肯為用，不足敵也。小從事等請以見兵拒之，旬日之間，必土崩瓦解。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，何憂何懼！」馥又不聽，乃避位，出居中常侍趙忠故捨，遣子送印綬以讓紹。紹將至，從事十人爭棄馥去，獨耿武、閔純杖刀拒之，不能禁，乃止；紹皆殺之。

紹遂領冀州牧，承製以馥為奮威將軍，而無所將御，亦無官屬。紹以廣平沮授為奮武將

軍，使監護諸將，寵遇甚厚。魏郡審配、巨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，紹以豐為別駕，配為治中，及南陽許攸、逢紀、潁川荀諶皆為謀主。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。漢先為韓馥所不禮，且欲徼迎紹意，擅發兵圍守馥第，拔刃登屋，馥走上樓，收得馥大兒，槌折兩腳。紹立收漢，殺之。馥猶憂怖，從紹索去，往依張邈。後紹遣使詣邈，有所計議，與邈耳語；馥在坐上，謂為見圖，無何，起至溷，以書刀自殺。

鮑信謂曹操曰：「袁紹為盟主，因權奪利，將自生亂，是復有一卓也。若抑之，則力不能制，只以遘難。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。」操善之。會黑山、於毒、白繞、眭固等十餘萬眾人略東郡，王肱不能御。曹操引兵入東郡，擊白繞於濮陽，破之。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，治東武陽。

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，屯於黎陽。董卓以楊為建義將軍、河內太守。

太史望氣，言當有大臣戮死者。董卓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，冬，十月，壬戌，笞殺溫於市以應之。

青州黃巾寇勃海，眾三十萬，欲與黑山合。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，大破之，斬首三萬餘級。賊棄其輜重，奔走渡河。瓚因其半濟薄之，賊復大破，死者數萬，流血丹水，收得生口七萬餘人，車甲財物不可勝算，威名大震。

劉虞子和為侍中，帝思東歸，使和偽逃董卓，潛出武關詣虞，令將兵來迎。和至南陽，袁術利虞為援，留和不遣，許兵至俱西，令和為書與虞。虞得書，遣數千騎詣和。公孫瓚知術有異志，止之，虞不聽。瓚恐術聞而怨之，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。而陰教術執和，奪其兵，由是虞、瓚有隙。和逃術來北，復為袁紹所留。

是時關東州、郡務相兼併以自強大，袁紹、袁術亦自相離貳。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，紹以會稽周昂為豫州刺史，襲奪堅陽城。堅歎曰：「同舉義兵，將救社稷，逆賊垂破而各若此，吾當誰與戮力乎！」引兵擊昂，走之。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，越為流矢所中死。公孫瓚怒曰：「余弟死，禍起於紹。」遂出軍屯磐河，上疏數紹罪惡，進兵攻紹。冀州諸城多畔紹從瓚。紹懼，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范，遣之郡，而范遂背紹，領勃海兵以助瓚。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為冀州刺史，田楷為青州刺史，單經為兗州刺史。又悉改置郡、縣守、令。

初，涿郡劉備，中山靖王之後也。少孤貧，與母以販履為業，長七尺五寸，垂手下膝，顧自見其耳；有大志，少語言，喜怒不形於色。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，由是往依瓚。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，因以為平原相。備少與河東關羽、涿郡張飛相友善；以羽、飛為別部司馬，分統部曲。備與二人寢則同床，恩若兄弟，而稠人廣坐，侍立終日，隨備周旋，不避艱險。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，瓚曰：「聞貴州人皆願袁氏，君何獨迷而能反乎？」雲曰：「天下汹汹，未知孰是，民有倒縣之厄，鄙州論議，從仁政所在，不為忽袁公，私明將軍也。」劉備見而奇之，深加接納，雲遂從備至平原，為備主騎兵。

初，袁術之得南陽，戶口數百萬，而術奢淫肆欲，徵斂無度，百姓苦之，稍稍離散。既與袁紹有隙，各立黨援以相圖謀。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，豪桀多附於紹。術怒曰：「群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！」又與公孫瓚書曰：「紹非袁氏子。」紹聞大怒。

術使孫堅擊劉表，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、鄧之間，堅擊破之，遂圍襄陽。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，祖將兵欲還，堅逆與戰，祖敗走，竄峴山中。堅乘勝夜追祖，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，殺之。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堅喪，表義而許之。堅兄子賁率其士眾就袁術，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。術由是不能勝表。

初，董卓入關，留朱儁守雒陽，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，懼為卓所襲，出奔荊州。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；儁復引兵還雒，擊懿，走之。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，乃東屯中牟，移書州郡，請師討卓。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，遣精兵三千助之，餘州郡亦有所給。謙，丹楊人。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，用謙為刺史。謙至，擊黃巾，大破走之，州境晏然。

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。沛人張魯，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，客居於蜀。魯母以鬼道常往來焉家，焉乃以魯為督義司馬，以張脩為別部司馬，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，斷絕斜谷閣，殺害漢使。焉上書言：「米賊斷道，不得復通。」又托他事殺州中豪強王鹹、李權等十餘人，以立威刑。犍為太守任岐及校尉賈龍由此起兵攻焉，焉擊殺岐、龍。焉意漸盛，作乘輿車具千餘乘，劉表上「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」之論。時焉子范為左中郎將，誕為治書御史，璋為奉車都尉，皆從帝在長安，惟小子別部車馬瑁素隨焉；帝使璋曉喻焉，焉留璋不遣。

公孫度威行海外，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，北海管寧、邴原、王烈皆往依焉。寧少時與

華歆為友，嘗與歆共鋤菜，見地有金，寧揮鋤不顧，與瓦石無異，歆捉而擲之，人以是知其優劣。邴原遠行遊學，八九年而歸，師友以原不飲酒，會米肉送之，原曰：「本能飲酒，但以荒思廢業，故斷之耳。今當遠別，可一飲燕。」於是共坐飲酒，終日不醉。寧、原俱以操尚稱，度虛館以候之。寧既見度，乃廬於山谷。時避難者多居郡南，而寧獨居北，示無還志，後漸來從之，旬月而成邑。寧每見度，語唯經典，不及世事；還山，專講《詩》、《書》，習俎豆，非學者無見也。由是度安其賢，民化其德。邴原性剛直，清議以格物，度已下心不安之。寧謂原曰：「潛龍以不見成德。言非其時，皆招禍之道也。」密遣原逃歸，度聞之，亦不復追也。王烈器業過人，少時名聞在原、寧之右。善於教誘，鄉里有盜牛者，主得之，盜請罪，曰：「刑戮是甘，乞不使王彥方知也！」烈聞而使人謝之，遺布一端。或問其故，烈曰：「盜懼吾聞其過，是有恥惡之心，既知恥惡，則善心將生，故與布以勸為善也。」後有老父遺劍於路，行道一人見而守之。至暮，老父還，尋得劍，怪之，以事告烈，烈使推求，乃先盜牛者也。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，或至塗而反，或望廬而還，皆相推以直，不敢使烈聞之。度欲以為長史，烈辭之，為商賈以自穢，乃免。

孝獻皇帝乙初平三年（壬申，公元一九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丑，赦天下。

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，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、張掖郭汜、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，因掠陳留、潁川諸縣，所過殺虜無遺。

初，荀淑有孫曰彧，少有才名，何顒見而異之，曰：「王佐才也！」及天下亂，彧謂父老曰：「潁川四戰之地，宜亟避之。」鄉人多懷土不能去，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。會袁紹已奪馥位，待彧以上賓之禮。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，聞曹操有雄略，乃去紹從操。操與語，大悅，曰：「吾子房也！」以為奮武司馬。其鄉人留者，多為傕、汜等所殺。

袁紹自出拒公孫瓚，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。瓚兵三萬，其鋒甚銳。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，強弩千張夾承之。瓚輕其兵少，縱騎騰之。義兵伏楯下不動，未至十數步，一時同發，歡呼動地，瓚軍大敗。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，獲甲首千餘級。追至界橋，瓚斂兵還戰，義復破之，遂到瓚營，拔其牙門，餘眾皆走。

初，兗州刺史劉岱與紹、瓚連和，紹令妻子居岱所，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。及瓚擊

破紹軍，語岱令遣紹妻子，別敕范方：「若岱不遣紹家，將騎還！吾定紹，將加兵於岱。」岱與官屬議，連日不決，聞東郡程昱有智謀，召而問之，昱曰：「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，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。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，今雖壞紹軍，然終為紹所禽。」岱從之。范方將其騎歸，未至而瓚敗。

曹操軍頓丘，於毒等攻東武陽。操引兵西入山，攻毒等本屯。諸將皆請救武陽。操曰：「使賊聞我西而還，武陽自解也，不過，我能敗其本屯；虜不能拔武陽必矣。」遂行。毒聞之，棄武陽還。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，皆大破之。

董卓以其弟旻為左將軍，兄子璜為中軍校尉，皆典兵事，宗族內外並列朝廷。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，弄以金紫。卓車服僭擬天子，召呼三台，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啟事。又築塢於郿，高厚皆七丈，積穀為三十年儲，自云：「事成，雄據天下；不成，守此足以畢老。」卓忍於誅殺，諸將言語有蹉跌者，便戮於前，人不聊生。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、僕射士孫瑞、尚書楊瓚密謀誅卓。中郎將呂布，便弓馬，膂力過人，卓自以遇人無禮，行止常以布自衛，甚愛信之，誓為父子。然卓性剛褊，嘗小失卓意，卓拔手戟擲布，布拳捷避之，而改容顧謝，卓意亦解。布由是陰怨於卓。卓又使布守中閣，而私於傅婢，益不自安。王允素善待布，布見允，自陳卓幾見殺之狀，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，使為內應。布曰：「如父子何？」曰：「君自姓呂，本非骨肉。今憂死不暇，何謂父子？擲戟之時，豈有父子情邪！」布遂許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丁巳，帝有疾新愈，大會未央殿。卓朝服乘車而入，陳兵夾道，自營至宮，左步右騎，屯衛周匝，令呂布等扞衛前後。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，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、陳衛等十餘人偽著衛士服，守北掖門內以待卓。卓入門，肅以戟刺之；卓衷甲，不入，傷臂，墮車，顧大呼曰：「呂布何在？」布曰：「有詔討賊臣！」卓大罵曰：「庸狗，敢如是邪！」布應聲持矛刺卓，趣兵斬之。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屍，布又殺之，凡所殺三人。布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：「詔討卓耳，餘皆不問。」吏士皆正立不動，大稱萬歲。百姓歌舞於道，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，填滿街肆。弟旻、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，皆為其群下所斫射死。暴卓屍於市。天時始熱，卓素充肥，脂流於地，守屍吏為大炷，置卓臍中然之，光明達曙，如是積日。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屍，焚灰揚之於路。塢中有金二三萬斤，銀八九萬斤，錦綺奇玩積如丘山。以王允錄尚書事，呂布為奮威將軍、假節、儀比三司，封溫侯，共秉朝政。

卓之死也，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，聞之驚歎。允勃然叱之曰：「董卓，國之大

賊！幾亡漢室。君為王臣，所宜同疾，而懷其私遇，反相傷痛，豈不共為逆哉！」即收付廷尉。邕謝曰：「身雖不忠，古今大義，耳所厭聞，口所常玩，豈當背國而向卓也！願黥首刖足，繼成漢史。」士大夫多矜救之，不能得。太尉馬日磾謂允曰：「伯喈曠世逸才，多識漢事，當續成後史，為一代大典；而所坐至微。誅之，無乃失人望乎！」允曰：「昔武帝不殺司馬遷，使作謗書流於後世。方今國祚中衰，戎馬在郊，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，既無益聖德，復使吾黨蒙其訕議。」日磾退而告人曰：「王公其無後乎！善人，國之紀也；製作，國之典也；滅紀廢典，其能久乎！」邕遂死獄中。

初，黃門侍郎荀攸與尚書鄭泰、侍中種輯等謀曰：「董卓驕忍無親，雖資強兵，實一匹夫耳，可直刺殺也。」事垂就而覺，收攸繫獄，泰逃奔袁術。攸言語飲食自若，會卓死。得免。

青州黃巾寇兗州，劉岱欲擊之，濟北相鮑信諫曰：「今賊眾百萬，百姓皆震恐，士卒無鬥志，不可敵也。然賊軍無輜重，唯以鈔略為資。今不若畜士眾之力，先為固守。彼欲戰不得，攻又不能，其勢必離散。然後選精銳，據要害，擊之可破也。」岱不從，遂與戰，果為所殺。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：「州今無主，而王命斷絕，宮請說州中綱紀，明府尋往牧之，資之以收天下，此霸王之業也。」宮因往說別駕、治中曰：「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；曹東郡，命世之才也，若迎以牧州，必寧生民。」鮑信等亦以為然，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，迎操領兗州刺史。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。不利。賊眾精悍，操兵寡弱，操撫循激勵，明設賞罰，承間設奇，晝夜會戰，戰輒禽獲，賊遂退走。鮑信戰死，操購求其喪不得，乃刻木如信狀，祭而哭焉。詔以京兆金尚為兗州刺史，將之部，操逆擊之，尚奔袁術。

五月，以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騎將軍。

初，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，允曰：「此輩無罪，不可。」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、將校，允又不從。允素以劍客遇布，布負其功勞，多自誇伐，既失意望，漸不相平。允性剛稜疾惡，初懼董卓，故折節下之。卓既殲滅，自謂無復患難，頗自驕傲，以是群下不甚附之。允始與士孫瑞議，特下詔赦卓部曲，既而疑曰：「部曲從其主耳。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，恐適使深自疑，非所以安之也。」乃止。又議悉罷其軍，或說允曰：「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，今若一旦解兵開關，必人人自危。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，就領其眾，因使留陝以安撫之。」允曰：「不然。關東舉義兵者，皆吾徒也。今若距險屯陝，雖安涼州，而疑關東之心，不可也。」

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，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，皆擁兵自守，更相謂曰：「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，尚從坐，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，今日解兵，明日當復為魚肉矣！」呂布使李肅至陝，以詔命誅牛輔，輔等逆與肅戰，肅敗，走弘農，布誅殺之。輔恇怯失守，會營中無故自驚，輔欲走，為左右所殺。李傕等還，輔已死，傕等無所依，遣使詣長安求赦。王允曰：「一歲不可再赦。」不許。傕等益懼，不知所為，欲各解散，間行歸鄉里，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：「諸君若棄軍單行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。不如相率而西，以攻長安，為董公報仇。事濟，奉國家以正天下；若其不合，走未後也。」傕等然之，乃相與結盟，率軍數千，晨夜西行。王允以胡文才、楊整修皆涼州大人，召使東，解釋之，不假以溫顏，謂曰：「關東鼠子，欲何為邪？卿往呼之！」於是二人往，實召兵而還。傕隨道收兵，比至長安，已十餘萬，與卓故部曲樊稠、李蒙等合圍長安城，城峻不可攻，守之八日。

呂布軍有叟兵內反，六月，戊午，引傕眾入城，放兵虜掠。布與戰城中，不勝，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，駐馬青瑣門外，招王允同去。允曰：「若蒙社稷之靈，上安國家，吾之願也；如其不獲，則奉身以死之。朝廷幼少，恃我而已，臨難苟免，吾不忍也。努力謝關東諸公，勤以國家為念！」太常種拂曰：「為國大臣，不能禁暴禦侮，使白刃向宮，去將安之！」遂戰而死。傕、汜屯南宮掖門，殺太僕魯馗、大鴻臚周奐、城門校尉崔烈、越騎校尉王頎。吏民死者萬餘人，狼藉滿道。

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，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，帝謂傕等曰：「卿等放兵縱橫，欲何為乎？」傕等曰：「董卓忠於陛下，而無故為呂布所殺，臣等為卓報仇，非敢為逆也。請事畢詣廷尉受罪。」傕等圍門樓，共表請司徒王允出，問：「太師何罪？」允窮蹙，乃下見之。己未，赦天下，以李傕為揚武將軍，郭汜為揚烈將軍，樊稠等皆為中郎將。傕等收司隸校尉黃琬，下獄。殺之。

初，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，王宏為右扶風，傕等欲殺允，恐二郡為患，乃先徵翼、宏。宏遣使謂翼曰：「郭汜、李傕以我二人在外，故未危王公。今日就徵，明日俱族，計將安出？」翼曰：「雖禍福難量，然王命，所不得避也！」宏曰：「關東義兵鼎沸，欲誅董卓，今卓已死，其黨與易制耳。若舉兵共討傕等，與山東相應，此轉禍為福之計也。」翼不從，宏不能獨立，遂俱就徵。甲子，傕收允及翼、宏，並殺之；允妻子皆死。宏臨命詬曰：「宋翼豎儒，不足議大計！」傕屍王允於市，莫敢收者，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。始，允自專討卓之勞，士孫瑞歸功不侯，故得免於難。

臣光曰：《易》稱「勞謙君子有終吉」，士孫瑞有功不伐，以保其身，可不謂之智乎！

傕等以賈詡為左馮翊，欲侯之。詡曰：「此救命之計，何功之有！」固辭不受。又以為尚書僕射，詡曰：「尚書僕射，官之師長，天下所望，詡名不素重，非所以服人也。」乃以為尚書。

呂布自武關奔南陽，袁術待之甚厚。布自恃有功於袁氏，恣兵鈔掠。術患之，布不自安，去從張楊於河內。李傕等購求布急，布又逃歸袁紹。

丙子，以前將軍趙謙為司徒。

秋，七月，庚子，以太尉馬日磾為太傅，錄尚書事；八月，以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。

詔太傅馬日磾、太僕趙岐杖節鎮撫關東。

九月，以李傕為車騎將軍、領司隸校尉、假節；郭汜為後將軍，樊稠為右將軍，張濟為驃騎將軍，皆封侯。傕、汜、稠筦朝政，濟出屯弘農。

司徒趙謙罷。甲申，以司空淳於嘉為司徒，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，錄尚書事。

初，董卓入關，說韓遂、馬騰與共圖山東，遂、騰率眾詣長安，會卓死，李傕等以遂為鎮西將軍，遣還金城；騰為征西將軍，遣屯郿。

冬，十月，荊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。以表為鎮南將軍、荊州牧，封成武侯。

十二月，太尉皇甫嵩免，以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，參錄尚書事。

曹操追黃巾至濟北，悉降之，得戎卒三十餘萬，男女百餘萬口，收其精銳者，號青州兵。

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，玠言於操曰：「今天下分崩，乘輿播蕩，生民廢業，饑饉流亡，公家無經歲之儲，百姓無安固之志，難以持久。夫兵義者勝，守位以財，宜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修耕植以畜軍資，如此，則霸王之業可成也。」操納其言，遣使詣河內太守

張楊，欲假塗西至長安，楊不聽。定陶董昭說楊曰：「袁、曹雖為一家，勢不久群。曹今雖弱，然實天下之英雄也，當故結之。況今有緣，宜通其上事，並表薦之，若事有成，永為深分。」楊是通操上事，仍表薦操。昭為操作書與李傕、郭汜等，各隨輕重致殷勤。傕、汜見操使，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，今曹操雖有使命，非其誠實，議留操使。黃門侍郎鐘繇說傕、汜曰：「方今英雄並起，各矯命專制，唯曹兗州乃心王室，而逆其忠款，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？」傕、汜乃厚加報答。繇，皓之曾孫也。

徐州刺史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，推朱儁為太師，因移檄牧伯，欲以同討李傕等，奉迎天子。會李傕用太尉周忠、尚書賈詡策，徵儁入朝，儁乃辭謙議而就徵，復為太僕。

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，至龍水奏，紹擊破之。瓚遂幽州，不敢復出。

揚州刺史汝南陳溫卒，袁紹使袁遺領揚州；袁術擊破之。遺走至沛，為兵所殺。術以下邳陳瑀為揚州刺史。

孝獻皇帝乙初平四年（癸酉，公元一九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丁卯，赦天下。

曹操軍鄄城。袁術為劉表所逼，引軍屯封丘，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。曹操擊破術軍，遂圍封丘。術走襄邑，又走寧陵。操追擊。連破之。術走九江，揚州刺史陳瑀拒術不納。術退保陰陵，集兵於淮北，復進向壽春。瑀懼，走歸下邳，術遂領其州，兼稱徐州伯。李傕欲結術為援，以術為左將軍，封陽翟侯，假節。

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，士卒疲睏，糧食並盡，互掠百姓，野無青草。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，楷與戰，不勝。會趙岐來和解關東，瓚乃與紹和親，各引兵去。

三月，袁紹在薄落津。魏郡兵反，與黑山賊於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，殺其太守。紹還屯斥丘。

夏，曹操還軍定陶。

徐州治中東海王朗及別駕琅邪趙昱說刺史陶謙曰：「求諸侯莫如勤王，今天子越在西京，宜遣使奉貢。」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。詔拜謙徐州牧，加安東將軍，封溧陽侯。以昱為廣陵太守，朗為會稽太守。是時，徐方百姓殷盛，谷實差豐，流民多歸之。而謙信用讒邪，疏遠忠直，刑政不治，由是徐州漸亂。許劭避地廣陵，謙禮之甚厚，劭告其徒曰：「陶恭祖外慕聲名，內非真正，待吾雖厚，其勢必薄。」遂去之。後謙果捕諸寓士，人乃服其先識。

六月，扶風大雨雹。

華山崩裂。

太尉周忠免，以太僕朱儁為太尉，錄尚書事。

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，自稱天子；陶謙擊殺之。

大雨，晝夜二十餘日，漂沒民居。

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，討於毒，圍攻五日，破之，斬毒及其眾萬餘級。紹遂尋山北行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，皆斬之。又擊劉石、青牛角、黃龍左校、郭大賢、李大目、於氐根等，復斬數萬級，皆屠其屯壁。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、雁門烏桓戰於常山。燕精兵數萬，騎數千匹。紹與呂布共擊燕，連戰十餘日，燕兵死傷雖多，紹軍亦疲，遂俱退。

呂布將士多暴橫，紹患之，布因求還雒陽。紹承製以布領司隸校尉，遣壯士送布，而陰圖之。布使人鼓箏於帳中，密亡去，送者夜起，斫帳被皆壞。明旦，紹聞布尚在，懼，閉城自守。布引軍復歸張楊。

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，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邵迎之。嵩輜重百餘兩，陶謙別將守陰平，士卒利嵩財寶，掩襲嵩於華、費間，殺之，並少子德。秋，操引兵擊謙，攻拔十餘城，至彭城，大戰，謙兵敗，走保郯。初，京、雒遭董卓之亂，民流移東出，多依徐土，遇操至，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，水為不流。操攻郯不能克，乃去，攻取應、睢陵、夏丘，皆屠之，雞犬亦盡，墟邑無復行人。

冬，十月，辛丑，京師地震。

有星孛於天市。司空楊彪免。丙午，以太常趙溫為司空，錄尚書事。

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，瓚數與袁紹相攻，虞禁之，不可，而稍節其稟假。瓚怒，屢違節度，又復侵犯百姓。虞不能制，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，瓚亦上虞稟糧不周。二奏交馳，互相非毀，朝廷依違而已。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。虞數請會，瓚輒稱病不應；虞恐其終為亂，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。時瓚部曲放散在外，倉卒掘東城欲走，虞兵無部伍，不習戰，又愛民廬舍，敕不聽焚燒，戒軍士曰：「無傷餘人，殺一伯珪而已。」攻圍不下。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，因風縱火，直衝突之，虞眾大潰。虞與官屬北奔居庸，瓚追攻之，三日，城陷，執虞並妻子還薊，猶使領州文書。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，督六州事；拜瓚前將軍，封易侯。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，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。故常山相孫瑾、掾張逸、張瓚等相與就虞，罵瓚極口，然後同死，瓚傳虞首於京師，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，歸葬之。虞以恩厚得眾心，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。

初，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，而難其人，眾鹹曰：「右北平田疇，年二十二，年雖少，然有奇材。」虞乃備禮，請以為掾。具車騎將行，疇曰：「今道路阻絕，寇虜縱橫，稱官奉使，為眾所指。願以私行，期於得達而已。」虞從之。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，俱上西關，出塞，傍北山，直趣朔方，循間道至長安致命。詔拜疇為騎都尉。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，不可以荷佩榮寵，固辭不受。得報，馳還，比至，虞已死，疇謁祭虞墓，陳發章表，哭泣而去。公孫瓚怒，購求獲疇，謂曰：「汝不送章報我，何也？」疇曰：「漢室衰頹，人懷異心，唯劉公不失忠節。章報所言，於將軍未美，恐非所樂聞，故不進也。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，又讎守義之臣，疇恐燕、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，莫有從將軍者也。」瓚乃釋之。

疇北歸無終，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，掃地而盟曰：「君仇不報，吾不可立於世！」遂入徐無山中，營深險平敞地而居，躬耕以養父母，百姓歸之，數年間至五千餘家。疇謂其父老曰：「今眾成都邑，而莫相統一，又無法制以治之，恐非久安之道。疇有愚計，願與諸君共施之，可乎？」皆曰：「可！」疇乃為約束，相殺傷、犯盜、諍訟者，隨輕重抵罪，重者至死，凡一十餘條。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，與學校講授之業，班行於眾，眾皆便之，至道不拾遺。北邊翕然服其威信，烏桓、鮮卑各遣使致饋，疇悉撫納，令不

為寇。

十二月，辛丑，地震。

司空趙溫免。乙巳，以衛尉張喜為司空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